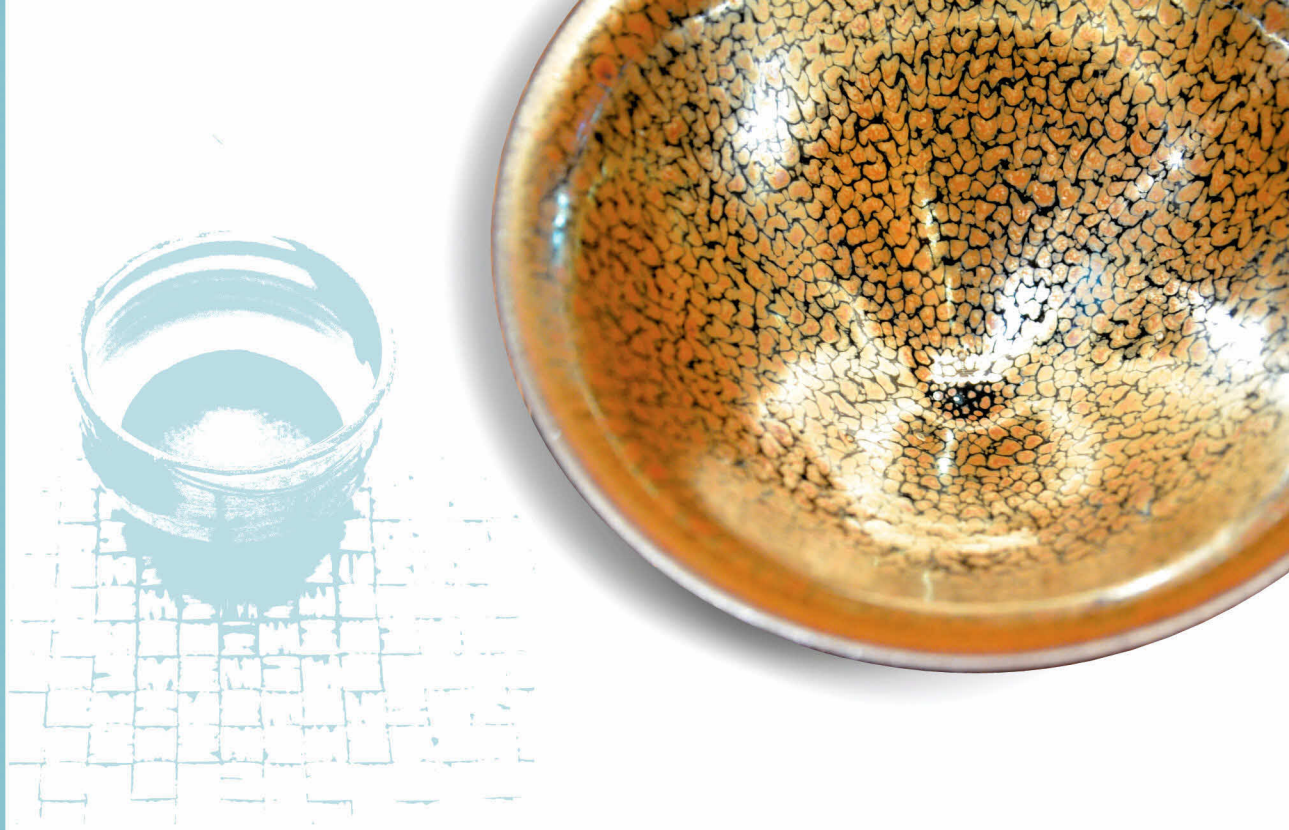


# 茶碗

國際發聲 · 比利時國際茶碗展



文·圖 / 張桂維

## 茶碗的精神性初探

茶碗的質與變 省思

茶碗與茶文化命運相

連，其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在中國茶文化的演變中，它因茶而生，也曾因飲茶方式的改變而淡出歷史舞台，近十年來由於日本抹茶道的推廣，使它又重新站上茶文化的主角，甚至影響世界各地陶藝家開始創作茶碗。

因此對待茶碗不能只是當作一個盛茶湯的器物，它更承載著陶藝家所融入的個人特質與情感，它保留了陶藝家創

作時所留下的指痕，以及孕育茶碗誕生的窯火痕跡。

倘若製作茶碗還只是想著技術上的問題，能否燒得像古代茶碗或打敗某某大師的釉色？或是想著如何暢銷熱賣？製作茶碗若只是為了謀生，卻不用茶碗品茶，如何能做出感人的茶碗？如果陶人製作的茶碗與生活體驗無法連結，如何能表達其藝術品獨特的風格？然而研究模仿古代名釉也只能當做是陶藝創作的技術養成過程，而非最終目的。





打抹茶

今日的科技設備、環境及時空背景與古代完全不同，尤其是身在台灣的陶人所用礦料、窯爐及燃燒條件也與之相差甚遠，為何要執著於此？現今的科技已經能將人類送至外太空，如此高科技時代的人們卻只能模仿幾百年前的釉色當作終身目標？

諷刺的是，當前身在中國各大著名古窯址的陶人，甚至農民，採集當地礦料即能輕易燒出高仿釉色，也有當地商人販賣現成釉料及供應土

胚，燒窯者以量產的方式不斷地生產供應市場需求，如此製作茶碗的本質變了，連心也變了！因此，我們確實應該好好重新審視創作茶碗的初心與意義為何？

### 物我合一 與茶對話

茶碗，集天地之大美於方寸之間。

有人說：「喝茶就喝茶，哪來那麼多規矩！」說此話者是尚未體悟茶道精神之美的人。享受當下即是禪，此乃頓悟者通過千辛萬苦修行而來，非無知隨性者所能為之。換句話說，茶碗也非只是喝茶的茶碗，如同日本茶聖千利休指導長次郎燒製「樂燒」茶碗，結合禪宗思想，將茶碗提升至【侘寂】的精神層次，樂燒茶碗的魅力歷經將近五百年至今仍影響著世界上許多燒製茶碗的陶藝家。

筆者這幾年參加國際茶碗展，認識了許多優秀的陶藝

家，他們都蘊涵深厚的文化與美學涵養，由於篇幅有限，故簡略介紹十位不同國家的陶藝家茶碗創作，並探究他們的茶碗創作意涵。

### 仍是山仍是茶碗

佛教禪宗著名典籍《指月錄》卷二十八：「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的修行境界，運用到茶碗造形創作、釉色研究（包括各類裝飾技法或柴燒效果）以及風格建立等都必須經歷的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相互依存且須同時修煉，否則有可能釉色研究已達見山不是山階段，若茶碗造形仍停留在見山是山之階，豈不遺憾！

上述三個階段可簡略分為模仿、創新、物我合一等三層次：最初在模仿階段，我們經常會自以為看到什麼就是什麼，隨便抓個古代茶碗就以為它的形、色是對的，其中有多少是真的或美的？多少資訊是

錯的或虛的？這個階段是無法分辨清楚的。而當我們跨越到第二階段時，常會急欲擺脫窠臼，卻容易把搞怪或小創意當成創新，殊不知沒有扎實的技術與文化涵養當礎石所產生的創意，是經不起考驗的；這個階段是屬於自我內觀自省的階段，也是最難熬的階段。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能從拉十個一樣的茶碗，反覆操作到拉一萬個茶碗，並從中體會出其箇中之差別，應該就能熬過了。

最後進入第三階段，即能把創作、品茶融入生活，了解自身與環境的關係，了解人與茶碗的關係，透徹事物的本質，揉入了情感，揉入了純真本性，揉入了酸甜苦辣，揉入了內心安寧與超然，必能真正理解「捨與得」、「少即是多」的真諦，達到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茶碗雖仍是茶碗，但這時此碗已非彼碗，進而呈現出破繭而出物我合一之精神性產物——茶碗。陶藝

# 比利時茶碗陶藝家



瑞士陶藝家Evi Kienast曾經赴日本京都四趟，向第十五代樂燒傳人樂吉左衛門學習茶碗製作，她的樂燒作品色澤溫潤，造形沈穩內斂，她從學習日本茶道中感悟樂燒茶碗的製作心法，與日本陶藝家所燒之樂燒茶碗相比完全不遜色。



瑞士  
Evi Kienast

法國  
Jean Girel



陶藝家Jean Girel於二〇〇〇年被法國文化部授予工藝美術大師，一個西方人內心深處卻藏著一個古老東方人的靈魂，他以虔敬的心看待傳統工藝和古典形式，創造出乾淨且簡約的線條，謙遜親和的外表透露著堅毅的性格，他的天目茶碗作品深邃沈穩中透著藍色寶光，更奇特的是在它表面的虹膜中跳進了一抹鈎紫虹彩。



法國陶藝家Dalloun將符號學的領域帶入他的茶碗創作，茶碗上的紋路是在燃燒中自然龜裂所形成的，它是比象形文字還要早的一種文字或者符號，這是陶土最純淨、最本質的符號，沒有任何加工卻能自然巧妙地呈現。

法國  
Dalloun



茶碗有別於其他陶瓷創作在於它用於飲茶時，使用者的手心捧著，用觸覺感受它的溫度與質感，就口品茶時碗緣與嘴唇碰觸的角度與溫潤感，雙眼凝視茶湯在茶碗中波動的光影，彷彿將人帶入大自然山光水影、流水潺潺之意境。

比利時陶藝家Eric Franchimont原本是個雕塑家，從修煉茶道開始創作茶碗，他認為好的茶碗跟茶道一樣追求安寧、和諧、簡約、超然和純真，它有助於冥想，讓我們的心神更加平靜。這恰與【侘】的涵義：「簡約，不刻意追求茶器是否華麗、圓潤、亮麗等等，僅僅追求品茶時是否有『清靜之心』」不謀而合。

比利時

Eric Franchimont



紐西蘭

Elena Renker



另外一種志野燒，本來是當時的陶工要仿燒中國的白瓷，而大量使用長石釉無意中創造出一種符合千利休【侘寂】茶道所追求的那種不刻意突出裝飾和外表，強調事物質樸的內在，並且能夠經歷時間考驗的本質之美。

紐西蘭陶藝家Elena Renker運用柴燒落灰附著在志野釉及陶土上所產生的微妙色彩變化，加上創作茶碗時以快速刻面及快速局部施釉等表現手法，有點像是紐西蘭的冰川地形。她相信不完美賦予茶碗生命，使它們更有親切感、更加人性化，大自然中的完美就在於其不對稱性。





德國

Lou Smedts



現居德國的陶藝家Lou Smedts是個喜愛冒險嘗試新的可能性的藝術家，他製作茶碗不是為了追求完美，而是如實反映他的創作心境，他說：「禪宗思想告訴我，每件藝術品都是一面鏡子，它能照映出創作者的性格。」他認為真正的茶碗是藝術家用心靈與情感製作的，賦予該藝術家獨特的氣質。如果您曾經用過這樣的茶碗品茶，您一定能體會到：「藝術是來自內心的感受」。

十年前他因為厭倦了工業量產沒有情感、沒有手作溫度的陶瓷器皿，進而在比利時發起了國際茶碗展，十年來已經在三大洲、十個國家、六個美術館共舉辦了十七場展覽，超過一千名世界各地的陶藝家參與，大家在信任與友誼的基礎上「以碗會友」互相交流，這個國際茶碗展持續影響著世界許多陶藝家投身茶碗創作。



新加坡陶藝家陳德興認為茶碗雖然看上去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器皿，但它蘊含著偉大中華文化的精髓，從中也透露出中華文化的哲理與精神。為了柴燒創作，他可以往返於菲律賓以及歐美許多國家，不斷地吸取經驗。

他喜歡經由柴窯燒製的茶碗，因為作品最終得被柴窯的猛火落灰點綴，才能顯出它的魅力與深度，造就了天人合一的作品。當茶湯與柴燒茶碗接觸時，散發出迷人的茶香，雙手捧著親自燒成的茶碗，其回味，無窮也。



新加坡  
陳德興





## 法國 Ariane Artignan- Coissieux



多年對於陶瓷質感、光澤與造型上感官的探索，研究中國古瓷名釉頗有心得，讓法國陶藝家 Ariane Artignan-Coissieux 能夠以精確的手勢創作出純粹的線條，而她內心隱藏的浪漫情愫卻在不經意中躍然於茶碗的釉色表現，多一分則紛亂，少一分則無味，恰到好處。



另一位新加坡陶藝家馮推壯，其幾乎是用苦行僧的方式在創作茶碗，似乎是在挑戰他的眼力與耐力的極限，他喜歡將中國古代青銅器錯綜複雜的紋飾融入簡約的造形中，茶碗對他而言，不僅僅是個容器，在創作中與它互動對話，也是情緒抒發的出口，而他，抒發得如此溫柔、婉約。

## 新加坡 馮推壯



## 美國 John Baymore



美國陶藝家 John Baymore 認為透過他所創作的茶碗在「一期一會」與世隔絕之際，茶人感官完全活躍起來，享受茶道中聽覺、觸覺、嗅覺和味覺的每一細微之處交流而完成最終的創作，因此一位製陶者要去了解器物、製作過程和最終目的是極為重要的，陶藝家的手、眼、心成為製作茶碗的催化劑。

